

三兒苦學記 大太



三兒苦學記

劉大杰著

民國廿四年六月付印
民國廿八年二月五版

三兒苦學記

每册



著者劉大杰

發行者李志雲

發行所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所

昆明
貴陽

成都
重慶

桂林
柳州

長沙
平

北新書局

序

我在這書裏寫了一些瑣碎的事，這些事真瑣碎得好像是路上的塵埃。然而現在回轉路去，覺得這些塵埃，在我過去的生命上，也會放射過閃閃的光。這些光，雖說同現在的我，隔得很遼遠，變得很暗黯，但是，我還記得牠們，還常常地入夢。有時爲追戀着這點過去的光，我心中漾出微笑，無言無語地一個人望望着窗外的天空，也有時竟然流出淚來，心中感着無限的淒涼。

在我過去的生活中，尤其是在我幼年和少年時代的生活中，所謂貧窮孤苦的痛苦，我是體驗夠了的。那時候我是一個無父無

母的孩子，後面是茫茫的大海，前面又是一片茫茫的夜色，我在那夜色中摸索着飢餓着啼哭着掙扎着，一點依靠也沒有，真不知道我的路在那裏。聽見有父母有財產的孩子們讀書的聲音，我只知道羨慕，羨慕得要哭。我看過牛，耕過田，做過小生意，學過手藝，一直到了十四歲，才正式入學讀書。在我十四歲以前的生活路上，我真是遭過了種種難堪的窮困的壓迫和零仃孤苦的悲哀。這些事，我真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了。

貧窮對於我，實在是一個最大的敵人，但是我克服了他。蕭伯訥說過：『我不厭惡使成功較難的窮困，我憎惡使成功不可能的窮困。』他還說：『唯有兒童的貧窮是值得注意的貧窮，曾度

過貧窮兒童生活的成人，永不能忘記貧窮生活的冷酷……』這幾句話說得多麼深刻，自己沒有貧窮生活的經驗，對於這些話是不會深深地了解的罷。我自己讀到蕭翁這幾句名言的時候，我拿着紅筆在旁面加了密圈，真是道破我的心了。

現在寫下來的，就是我同貧窮生活奮鬥的一段幼年的歷史。我記載這段歷史的時候，第一個目的是求真。要一點不僞飾一點不虛誇地，客觀地敘述一個窮苦兒童的成長，要實實在在地保持我幼年生活的真面目。

現在，我自己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了。兩個入了學，一個在懷抱裏。他們這時候，總算是過的有書讀有衣食的幸福的生活。

三兒苦學記

四

活，幼年時代貧窮的孤兒的滋味，他們是不容易了解的。等到他們長大了，看看這本書，我想也是一種很有意義的事罷。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廿三於上海。

三兒苦學記

目錄

序	一
一 故鄉	一
二 「我的爸爸呢？」	二
三 遷居	二三
四 外婆的家	三〇
五 學堂門外	四〇
六 夜	四九

七 瓣子風波	六一
八 哥哥走了	七五
九 四寶	九〇
十 三種職業	一〇四
十一 怪病	一一五
十二 入學	一三四
十三 學堂裏	一五〇
十四 夏天	一六七
十五 革命黨	一八二
十六 成家	一九四

十七	母與子	一〇七
十八	做小生意	一一九
十九	死別	一三二
二十	創造的路	一四四

目
錄

三兒苦學記

一 故鄉

在湖南的北部，有一個周圍好幾百里的淡水湖。這一個極大的湖，作了湖北湖南天然分省的界線。在這個大得像海一樣的湖裏，有風景秀麗的君山，山上有娥皇女英流過眼淚染成斑點的四方竹，有一丈多長的吃人的毒蛇。水底下有幾百斤重的大魚，有兩三斤重的龍蝦。水面上，一年四季有掛着布蓬的帆船，有懸着網子的漁船，也有放着汽笛的大輪船。起了大風，湖上滾着幾尺

高的白浪，天上若是下着毛毛的雨，滿湖便是青煙暗霧，君山也在隱隱約約之中。到了秋高氣爽的天氣，太陽照在湖面上，滿湖的水，都發着閃閃的光，遠遠的雲影山峯，也都顯得清清楚楚。湖面上滿了小小的遊船，來來去去，好像織布的梭。有時候，一隻大魚從水裏跳了起來，雪白的魚肚，好像是一隻白鷗，小孩子看見了，沒有不喜得狂叫的。這便是中國地理上有名的洞庭湖

在洞庭極東的湖岸，有一個在文學史上很有名的岳陽樓。靠着樓上的窗，可以望見湖面上的船，可以望見秀麗的君山，可以望見遠遠的煙雲，可以望見晚間湖面上的月色。在洞庭湖的舟中，在君山的廟裏，在岳陽樓的樓上，自古至今，有多多少少的中

國文學家，爲牠們題過詩，寫過遊記，發過感慨。我想，就是沒有到過那地方的人，讀了前人的詩，讀了前人的遊記，總會對於那塊地方，留一個美麗的印象。那塊地方，便是三兒的故鄉。

在岳陽樓的隔壁，有一棟比較闊大華美的房子。這房子前面臨街，後面是靠湖的。推開樓上的窗，一年四季可以賞玩湖中的風景。三兒的祖父，便是這棟房子的主人。三兒的祖父，是什麼樣的相貌，是什麼樣的性情，三兒是沒有絲毫的印象的。他只知道他的祖父是一個重武輕文的人物，在當時的衙門裏，做一個小小的小官，雖說是一個小小的官，然而在那個小縣裏，也有相當的權勢，似乎家裏很積了幾個錢。他生了五個兒子，第二個兒子

，便是三兒的父親。這幾個兒子，在這個有錢有勢的家庭裏嬌養着，不知道什麼叫窮苦，不知道什麼叫學問，雖說家裏也請了教書的先生，那不過是一種門面的裝飾，他們是並沒有讀書的。一天到晚就在洞庭湖旁面鬼混，學了許多紈絝子弟的壞習慣，揮霍金錢，是他們唯一的本領。有時高興，到衙門裏跟着祖父騎騎馬，射射箭，他們就是這樣虛度了他們有用的光陰，結果，是學書學劍，兩無成就。

在這樣的一種情形的家庭裏，那位老主人在世的時候，還可勉強地支持。如果他一旦死去，這家庭就會跟着崩潰的。三兒的家庭，就是因為他祖父死亡而破產了。

祖父一死，兄弟們你爭我奪，家產也剩得不多，加之大家都沒有職業，從前又是舒服慣了的，於是突然感着生活的艱難了。到了後來，把街上一棟房子也賣給人家，離開了岳陽樓畔的湖光山色，搬到鄉下一家半茅半瓦的屋子裏去住了。

|三兒|的父母，在這棟半茅半瓦的屋裏，分得了三間房子，分得了兩畝田，帶着兩個孩子——那時候三兒還沒有生下來——開始他們的鄉村生活。這種新生活對於三兒的爸爸，無疑地是一種苦痛。好在三兒的媽媽，倒是一個能貴能賤的婦人。她養育着兩個孩子，自己燒飯，自己洗衣，家事弄得有條有理，好像這樣的生活，於她很合宜似的。

鄉村的環境，對於孩子們，比起城市來是要好得多的，純樸的風俗，秀媚的山水，勤苦的農民生活，都能使孩子們比較容易成爲一個善良的人，能使他們知道人間的艱苦，不致於沾染着城市中那些揮霍偷懶浮淺的惡習慣。

這個鄉村叫做白皮塅，在岳陽縣的南部。比起湖濱那一帶的低地來，這裏要算是高原了。到處是高高低低的山，氣候也比較熱燥。白皮塅隔城市有九十里路遠，範圍是很小的。四周有五六處房屋，不過幾十戶人家，這些人幾乎全是勤苦樸質的農民，男的耕田，女的紡織，自己做工、自己吃飯，彼此互助，大家親愛，那種與世無爭的生活情形，很有點像桃花源裏面的朋友。

門前一條大港，一年四季，流着清潔的水，曲曲折折地繞着這個村莊，緩緩地流到四十里以外的一條新河裏去。港的兩旁，隔不到三步五步，便有一株樹，有的是楊柳，有的是桃李，有的是杏。到了春天，紅的桃，白的李，垂着絲的綠楊，就是一幅圖畫也還比不上他的美麗。港旁都是稻田，整整齊齊的，好像是一床深綠色的地氈。四圍都是高山，天晴是秀麗，天雨是迷濛，月夜是陰森，起大風的時候，是雲煙暗澹。這些山峯，峻峭壁立，圍繞着這個小村落，好像是人工做成的城牆。在這些山上，有幾千竿幾萬竿的竹，有一兩百年的古松樹，有滿山紅的喇叭花，有在石崖上倒長着的三四尺長的鳳尾草，還有多多少少不知名目的